

# 我家住在阿什河街

□ 经年碎影

在阿什河街和其周边街路上，很多国家都曾经设立过领事馆或办事机构。阿什河街上的建筑大多都是派驻国的商人、富豪设计建设的，这些建筑都尽可能地展现着本国的建筑风格。

阿什河街是一条花园式街道，几乎每个院子都栽种着丁香树，每当丁香花开的时候，整条街都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。



20世纪40年代末，父亲在松江鲁迅文艺工作团（哈尔滨话剧院的前身）工作，我们家就住进了文工团所在地的阿什河街。最初住在阿什河街22号，这里曾是德国驻哈领事馆，临街主楼是一个带有地下室的二层楼。我们住在后楼的二楼，一楼是车库和锅炉房，二楼原来是领馆工勤人员的宿舍，有三个房间，分别安排了三户人家，我们家人多，管理人员把楼顶的一个阁楼清理出来，也分给了我。一个狭窄的旋转楼梯通向阁楼，楼梯是铸铁的，转几个圈才能爬上去，阁楼只有三四平方米大，如同童话电影里的悬疑场景一般，四周黑森森的，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在那里。

不久，哈尔滨话剧院开始组建，我家就搬到了对面的原葡萄牙领事馆旧址。旧址占地面积比较大，除主楼外，后面是一排当时工勤人员住的平房，我家就被安排住到了平房里。主楼是一座黄色的小楼，院子里有一个玻璃房，落地的玻璃窗上爬满了葡萄藤，是剧院的排练厅，我们几个小孩常常溜进去，观看排练。

前后楼中间是一个大花园，有专门的花匠打理，从春天开始一直

到深秋，各式各样的鲜花轮番绽放。秋天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山丁子、山里红、山葡萄、沙果和臭李子熟了，老花匠便帮我们几个小孩儿采摘，那个年代很少能吃到水果，山丁子、沙果就成了最美味的水果，臭李子有点涩，吃到嘴里满嘴都是黑的，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的。

1954年哈尔滨话剧院搬到了道里区，话剧院的所有家属搬到了旁边的一个院里。院子里有一栋砖混结构的二层小楼，其中一层是半地下室，每层各有两个套房，原来只住四户人家，我们搬过来后，每一个房间又安排了一家人。我们家就住在半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，因为房间比较大，便用胶合板隔出房间，住了两家人。

大院里除话剧院的演职人员外，住的大多数都是文化艺术界的人，话剧演员、歌唱演员、舞蹈演员、戏曲演员、舞台设计人员。演员们平时说话时常情不自禁地甩出几句“舞台腔”，儿时的我们觉得特别好玩。每天早晨，院子里练声的、背台词的、练功的，非常热闹。



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两口，老人当年都已六七十岁了，曾是戊通航运公司的职员，给我讲了很多松花江航运的事，当时我似懂非懂地听着，也没太往心里去。没想到日后我也进入了航运业，一干就是一辈子，想来也是一种机缘吧。

从幼年直至下乡到生产建设兵团，我在阿什河街生活了20多年，在岁月的年轮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我住的那栋小楼后来动迁了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原来的痕迹。但是，当年楼前的小花园，院里两个大理石长凳，楼道里几家公用的厨房，还有我在窗前种下的一棵小桃红树，都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，成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。

新晚报

08

2024年  
10月25日  
星期五

人  
生  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

时光荏苒，岁月有痕。转眼我已经是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些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儿时记忆常常浮现在眼前。阿什河街是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。这条街是哈尔滨开埠时的中心地段，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，北起河沟街，南到一曼街，曾经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渊源。这条街原来是一条为数不多的、用产自阿城面包石铺成的街道。马车驶过路面，发出“哒哒哒”的马蹄声，韵律十足。但若在面包石上骑自行车，就会被弹得一颠一颠的，特别难受。后来听说要在面包石上铺沥青，盼来盼去，面包石上终于铺上了沥青，马路变得平坦了，阿什河街独有韵味却没了，现在看来是多么无知呀。



当年的阿什河街两侧的建筑多数隐匿在围墙之中，错落有致，风格各异，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哪个是巴洛克，哪个是文艺复兴，哪个是拜占庭的风格。早年间，

## 一袋米欠了老师一辈子

□ 周振夫

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，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粮食袋子全都翻了个遍，也没有多少粮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把家里最后一碗苞米面稀粥像喝凉水一样灌进肚子里，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牢骚声，而后我就上学去了。

那天放学后，班主任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到她的家里，逐一问了一遍各自的家庭近况，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，看看如何帮助最困难的同学。经过议论，我们一致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伸出援手，帮助最困难的同学。

班主任老师送走了其他几名同学后，唯独留下我，老师把一个小小的布袋子交到我的手上，关切地说：“把

这点儿米拿回去吧，老师知道你家里粮也不多了。”

我睁大了眼睛看着老师那慈爱的目光，颤抖着说：“老师，我不能拿，拿回去妈妈要说我的。”老师微笑着说：“不会的，就跟妈妈说老师借给你的，好吗？”

我战战兢兢地回到家里，胆胆怯怯地把老师给的米袋子交给妈妈。结果迎来了一顿非常严厉的训诫：“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明天趁早原封不动地给老师送回去，她有三个孩子，本来就不够吃的，你竟拿回来这么多！”被劈头盖脸地一顿教训后，我想说是老师借的，可始终没有插嘴的机会。

这天晚上我病了，烧得很厉害，嘴角边上眼看着拱出一个大红包来。妈妈说这叫锁口病，不能上学了，需要在家治疗。第二天傍晚，有同学受老师的嘱托前来探望我，并转达她的问候，让我倍加感动。

一晃一周过去了，我怀着痊愈后的喜悦拎着一小袋米，兴冲冲地直奔学校而去。已经走了好几年的

上学路，这一次竟然觉得很远很远。我不断加快行走的速度，恨不得一脚跨进校门，见到班主任老师，把这一袋米完完整整地交到她的手里，而且要恭恭敬敬地说一声谢谢。

眼看就到芦家街了，只要拐过那个转角就是芦家小学的大门了，我的心情异常激动。我远远地看到了同班同学，他们也看到了我，径直向我跑过来，比我还要激动。

我本以为这是久别重逢的喜悦，可是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像晴天霹雳一样，差一点把我击倒。“什么？你们说老师调走了！”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急得三步并作两步，一口气闯进教导处，我要亲自问一问王教导，为什么要把班主任老师调走。

王教导平时对我很好，她看我急成这个样子，把我拉到窗边，先是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：“孩子，先把米袋子放下，听我慢慢跟你说。”王教导看了看窗外，回过头来小声地说：“你们老师不是学校给调走的，是上

级机关给调走的。”“为什么要给调走啊？”我小声地追问。“因为你们老师的丈夫是右派，所以就给他们全家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去了。”

我茫然若失地呆立在教导处的窗前。王教导没有告诉我班主任老师的通信地址，只是说老师临别时说她永远惦着你们，希望你们好好学习，健康成长。我望着王教导说，自己连一句谢谢的话都没机会说了，我永远地记住了她的名字——王艳老师。

王教导把米袋子轻轻地放到我的怀里，感觉就像那天老师给我时的分量是一样的。我紧紧地抱着这袋米，两行热泪奔涌而下。从此我欠了老师一袋米，一欠就欠了一辈子。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